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劉賓客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賓客集選序

賓客之文。長於諷喻。因論七篇。均有寄託。與柳州三戒同軌。唯柳州長小學。每句非烹煉不出。而又無斧鑿之痕。賓客則窮老盡氣以求奇。終落柳州之後。不惟才遜。蓋不得古書之精髓。故氣韻情采。皆非柳州之敵。惟上杜黃裳書。則吞吐處含無盡之悲。精懇處多不刊之語。較柳州之與顧十郎書。似爲得體。蘇子由稱賓客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乃不及其文。余亦謂賓客之文。正患其無曲折耳。然律之以唐人之駢儷。則賓客較勝也。癸亥正月閩縣縣尉紱於煙雲樓

劉賓客集目錄

秋聲賦

山陽城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辯迹論

明贊論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上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謝上連州刺史表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

鑒藥

訊毗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弔馬文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唐故宜欽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

兼侍御史中丞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唐故朝議郎守尙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慶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

校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

僕射史公神道碑

含輝洞述

吏隱亭述

子劉子自傳

祭柳員外文

重祭柳員外文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賓客集選

秋聲賦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動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惆悵。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蠶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泠泠。虛窗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冷。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撼撼兮。蟲吟吟。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殫兮。足受紲。猶奮迅於秋聲。

一篇直是唐小品賦。子厚所不爲也。

山陽城賦并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隕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跽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銑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鄩上。悅蛇變而龍據。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穫。桓靈之欲。縱心於昏。燕其祆饑。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姦雄乘覺而騰振。物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寯。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論漢之興衰要言不煩。顧自稱曰裔孫。乃譬及桓靈。似乎失體。

傷往賦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悵悵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蓂。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饋。亦在林下。我觀於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蓄。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自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園差跌。盤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驪晨轉。牕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閔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跹於是。非求倏率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悅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子心。洵如行波游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萋萋生死。悠悠古今。

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文極哀梗到底詞勝於情

何卜賦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閒。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稟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裨。變何罰而蹀躞。蚊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於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蚩。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捨孰操。烏喙之毒菹。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其曹。屠龍之技。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狶。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斷輪。絡首靡足兮。驥

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跋鼈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穰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滿懷牢騷。本欲盡情一洩。顧如氓之詩。終屬內歎。亦知無可自解。篇末歸之於道。然終不如柳州傾吐之一本於血誠。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閔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明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伴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兮。澗者洋洋。天覆地生。蓊兮無傷。彼族而居。嚮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禁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終是憤懣之詞。且含希冀之想。萬不能與屈原同調。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矜孤照於寸眸。驚遐情於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迷。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邈阿閤。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鳳兮。葳蕤旗升。龍兮。螭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歡。登瀛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葱蔥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聽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奉皇海嶠。霓衣踴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聲。神光屬天而照耀。睨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量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彼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亦無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後翠華之儻來。仰玄天以自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

藥香餘執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嚙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衡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在山東。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

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此作有望闕之思。與子厚夢歸賦同一用意。然子厚以吞言咽理之能。寓之於騷夢得文心。無子厚之曲。且聲響亦遜。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崇。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閒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

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於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寧而歎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減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能。失才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吏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語甚沈實不似老泉以馳騁爲能

明贊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贊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

豐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隳。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沾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華。猶誦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僭。得乎。

夢得識禮意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急震於

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躋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擎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礪銳。義制彊。許。禮分長幼。右賢尙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善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乎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彊。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

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云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通篇是人定勝天之旨。說得極純正。其實有不盡然者。但云治亂亦似隱隱有數存乎其間。宜治而亂。宜亂而復治。此豈人能操之耶。所云天不預人之治亂。理似未圓。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彊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於華榱。飽於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彊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

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勝乎天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濫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澎湃。不能峭爲鬼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阢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濫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挾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